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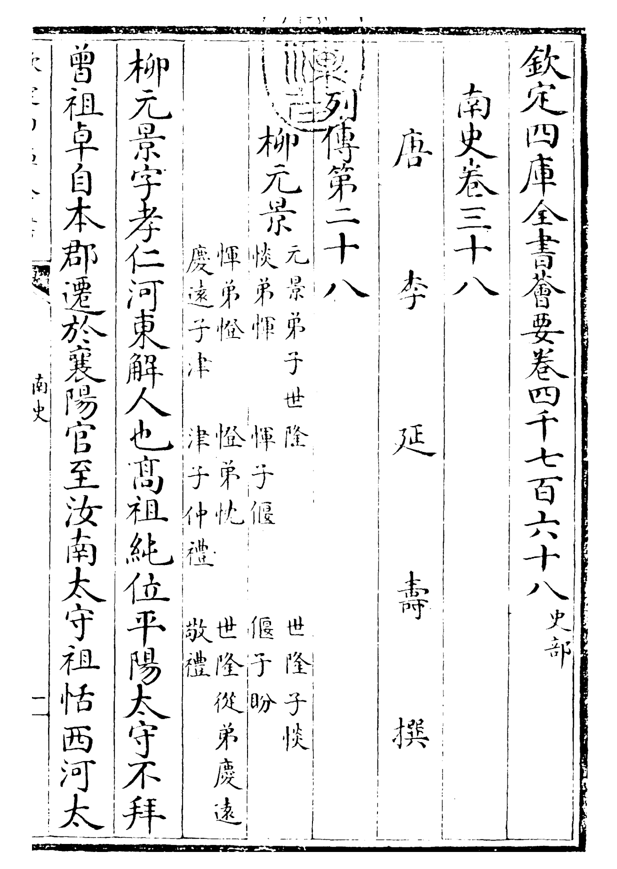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三十八 三十九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南史卷三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世隆子惔 惔弟惲 惲子偃 偃子盼 惲弟憕 憕弟忱 世隆從弟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

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産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産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産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户口殷盛及道産死羣蠻大為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

守及至廣設方畧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從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師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

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陜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闗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陜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龎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陜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顒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

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兠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為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

步騎二千以赴陜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竝成列安都幷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横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

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北畧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闗度白楊嶺出于長州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闗向商城與元景㑹季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

義軍船乗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

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
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
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
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
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
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
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為領南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竝反王玄謨南據

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

容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顔師伯竝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劒二十人固辭班劒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羇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

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産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横死義恭與義陽等

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

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竝遇禍
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
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
纂竝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劒三十人羽葆
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
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
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
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

死

世隆字彦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驎位建威參軍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温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

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竝見縶襄陽獄道存以所逆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齊高帝之

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
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
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
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
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
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
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
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

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為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

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内外竝喜郢城既不可攻
而平西將軍黄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
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
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返
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
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
遣軍副劉僧驎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
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

絜齊高帝踐祚起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為公上手詔司徒褚彦回甚傷羙之彦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啟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

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還護軍而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

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禄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劒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

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悦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悦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悦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

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悏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遒
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荆州悏隨之鎮子響昵
近小人悏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竟以得免累遷
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
史及梁武帝起兵悏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為太子詹
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悏祖道帝解茅土玉環
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
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悏

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為詩貽悏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悏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悏度量寛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悏狎密而為悏妻賞敬稷毎詣悏必先相問

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禝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
惔因得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
中書郎龔爵曲江侯
惔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
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表儀初宋時有嵇元
榮羊蓋者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
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
果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

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竒亦可追蹤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為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髙寛大之義帝從之從為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

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
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皐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瑯邪王
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
惲賦詩甞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
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
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為吳
興太守為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
十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為士

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
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
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
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
壺梟不絕停轝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
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
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
好奕棊使惲品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

劣為碁品三卷惲為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
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
十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
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
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
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内史卒子盼尚陳文帝
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常
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卒於

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自盼卒後
太后宗屬唯莊為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禮位度支尚
書陳亡入隋為岐州司馬惲弟憕
憕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
熟憕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
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憕曰寧我負人不人負
我若復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絶後追當
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

為中庶子時人號為方王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憕帝曰柳憕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為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為政益部懷之憕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毁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

文竝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
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
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
論者以為見機及梁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
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
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惲第四
兄憕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為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
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内史慶遠仕齊為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為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别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賛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

又何憂建康城平為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甞夜火衆竝驚懼武帝時居宫中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為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别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

扶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强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

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
年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
疎朗初簡文帝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
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
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
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
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
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啟求以精兵三萬討

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
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
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
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
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
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于
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
不復言戰神情傲佷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

每日必至畧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嘗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恚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

仲禮名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宫闕淪没正當悉力决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沉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鵾仁王僧辯趙伯超竝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竝先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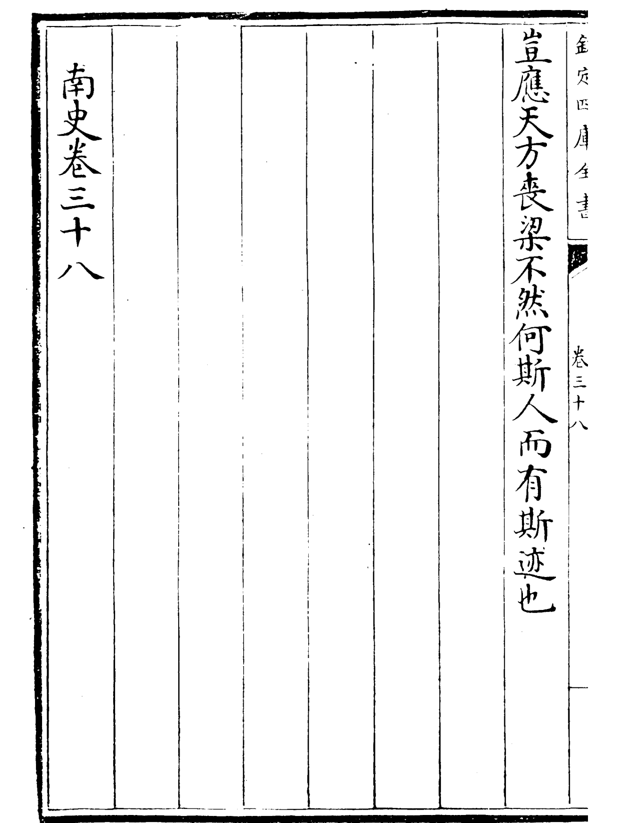
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鵾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茲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詧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為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强為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暠暠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為安陸太守置孥於安陸而以

輕兵師于漴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詧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漴頭大敗幷弟子禮没于魏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畧賣人為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俱見景景遣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質以為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

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挹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



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南史卷三十八

南史卷三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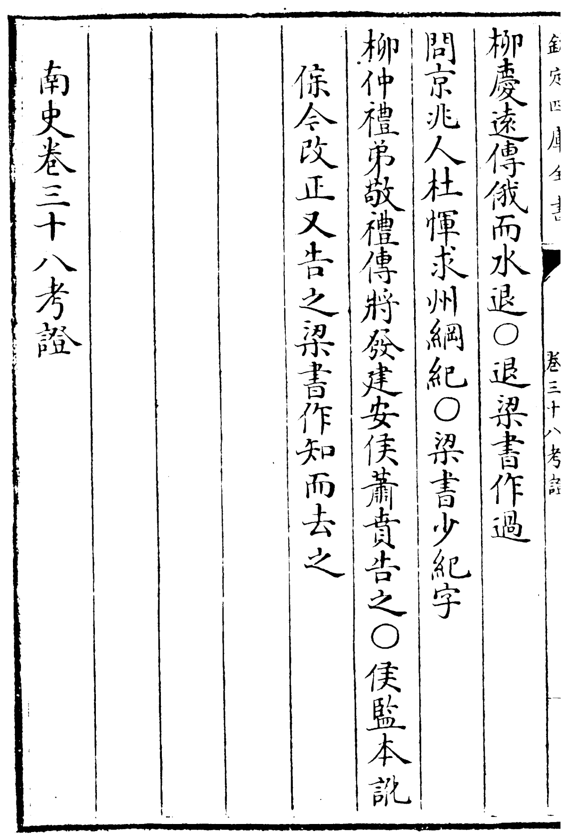
柳元景傳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遷當係還字之訛

給班劒三十人○班監本訛斑今改正

柳惔傳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梁書無父子兄弟四字

柳惔弟惲傳唯與王暕陸果善○果應作杲

柳忱傳忱以巴峽未賓○峽梁書作硤誤



柳慶遠傳俄而水退○退梁書作過

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梁書少紀字

柳仲禮弟敬禮傳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侯監本訛

係令改正又告之梁書作知而去之

南史卷三十八考證

南史卷三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子悛 悛子孺 孺弟覽 覽弟遵 悛弟子芑 悛弟繪 繪子孝綽 孝綽子諒 孝綽弟潜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禄勲父祖宦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

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兖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頴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閒行得至説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曽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懐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

以埀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筩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别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

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諡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累遷黄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為荆州㑹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

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𫎇之三百人推以塞壍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譜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内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顗之位並郡守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為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劭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費沈伐陳檀不剋乃除劭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劭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帝即位為屯騎校尉又入直閤明帝

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
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
反叛召勔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
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
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
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懽笑即解馬與
廣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
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

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
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
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
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
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
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窈微避豈
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
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

道隆率宿衛向朱雀閣賊已至急信名勔勔戰敗死之

事平贈司空謚曰昭公子悛

悛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

後為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内並為

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欵好悛本名忱宋明帝多

忌反語劉忱為臨讎改名悛馬齊武帝嘗至悛宅晝卧

覺悛自捧金澡鑵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

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郡南古江堤久廢悛

修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郤榮興六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荆州僮出謁至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復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齋高

帝代勔為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弟恒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悛驩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曆意

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直邪悛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荅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荅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泣於州下

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甑㽁山銅罍罇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

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吴國之關奥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

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

事寢永明八年悛啟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髙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

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悛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

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歷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鏘納悛妹為妃明帝又為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子孺字孝稚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

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
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
不見其喜慍本州名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
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為約所
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
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
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竝醉未及成帝取
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

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户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以毁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再朞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

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嚙行路覽嚙家人出為始興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

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
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羡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
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
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
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
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
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
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

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悛弟子也父愃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温枕叔父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蠧手

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竝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繪字士章悛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

義見禮時琅邪王絪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佾撰修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

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

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
以啟聞寶晊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
闋為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
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
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
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内遣繪及國子博士范
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
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

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啟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祕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

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瑯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録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宫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

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字為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

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大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誦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

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

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勖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為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

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綱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内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豫州内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宫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為人寛厚内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内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

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為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為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宫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

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為黄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温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姊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

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寵姬亦被廢

苦因即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

先繪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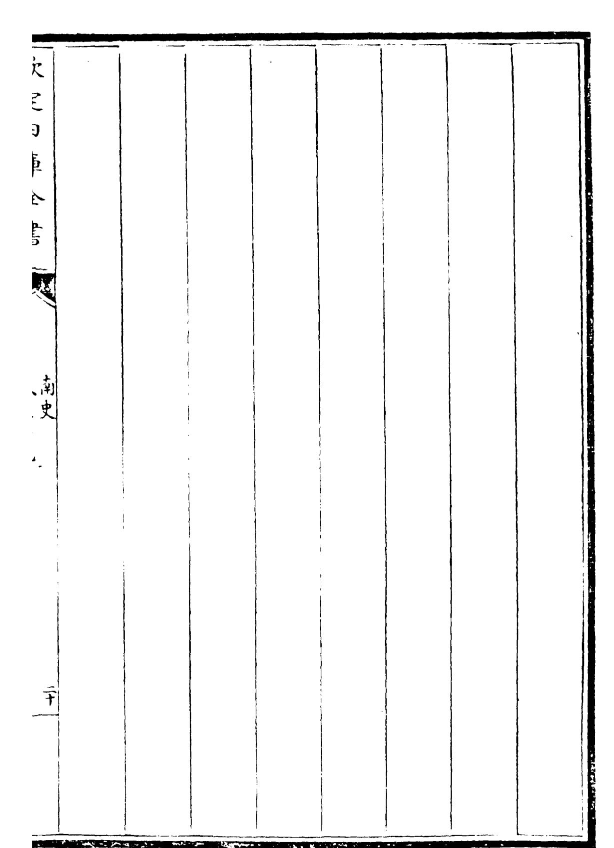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

自立孝祖虓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勔出征久撫所在流

譽行己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

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

盛殆難繼乎孝綽中冓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南史卷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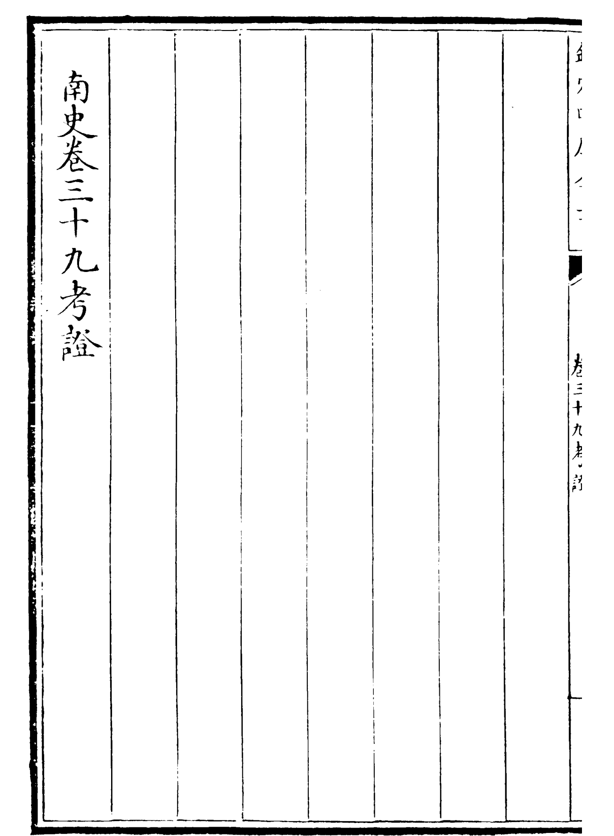
南史卷三十九考證

殷琰傳司空褚彥回○監本缺褚字今增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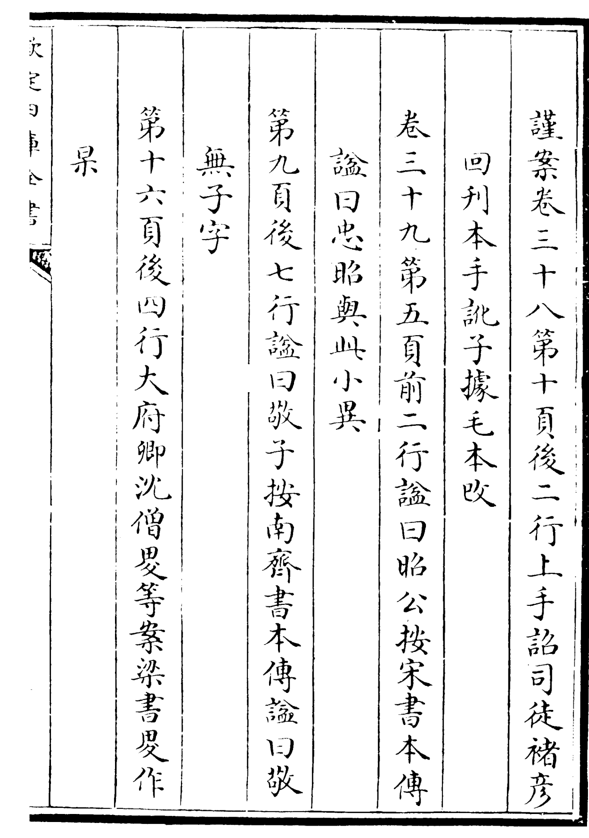
劉悛子孺傳字孝稚○孝一本作季今從梁書

劉孝綽弟潛傳第二兄孝熊○熊梁書作能

劉瑱傳寵姬亦被廢苦○寵一本作此



南史卷三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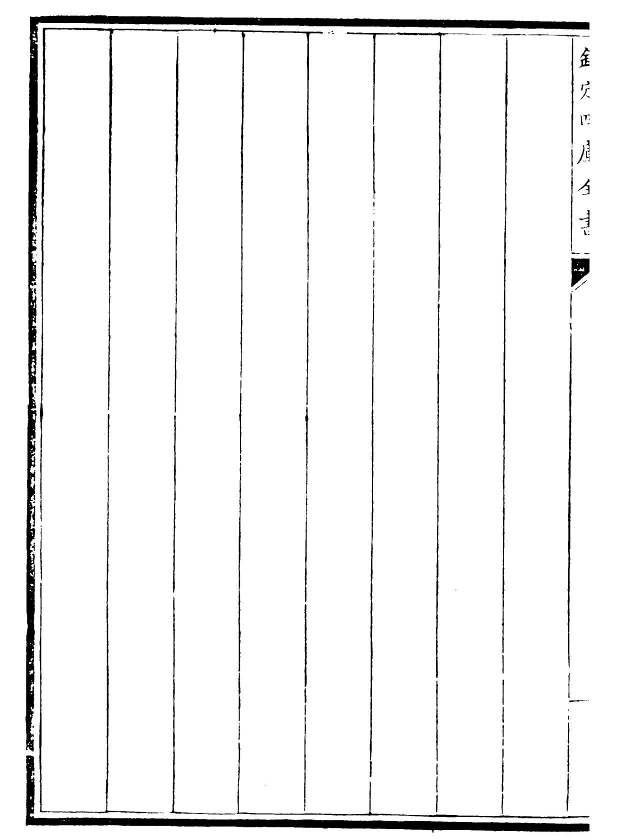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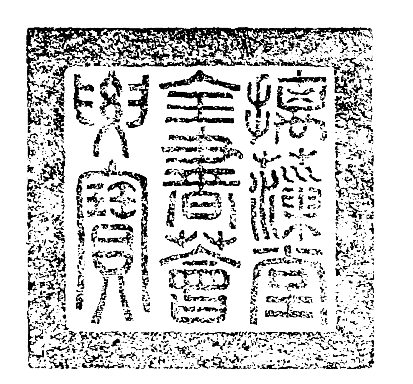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十八第十頁後二行上手詔司徒褚彥回刊本手訛子據毛本改

卷三十九第五頁前二行謚曰昭公按宋書本傳謚曰忠昭與此小異

第九頁後七行謚曰敬子按南齊書本傳謚曰敬無子字

第十六頁後四行大府卿沈僧旻等案梁書旻作杲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杜成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